

刘心武文粹

第  
8  
卷

小墩子

刘心武——著

刘心武

# 小墩子

刘心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墩子 / 刘心武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刘心武文粹)

ISBN 978-7-5447-6093-5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0463 号

书 名 小墩子  
作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郭挚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93-5  
定 价 2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总序

这套 26 卷的《刘心武文粹》，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之前我虽然出版过《文集》《文存》，但这套《文粹》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当中收入了《文集》《文存》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土茉莉》。

《文粹》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因为《飘窗》和《无尽的长廊》两部篇幅相对较短，因此合并为一卷。其中有我的“三楼系列”即《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我自己最满意的是《四牌楼》。《刘心武续〈红楼梦〉》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我把它放在关于《红楼梦》研究各卷的最后。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小说树”上的累累硕果。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原来不熟悉、不知道、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变革之风，举凡荒诞、魔幻、变形、拼贴、意识流、时空交错、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我作为文学编辑，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写些实验性的作品，像小长篇《无尽的长廊》，中篇《戳破》，短篇《贼》《吉日》《袜子上的鲜花》《水锚》《最后金蛇》等，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至于意识流、时空交错等手法，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但总体而言，写实主义，始终还是我最钟情，写起来也最顺手的。短篇小说里，《班主任》固然敝帚自珍，自己最满意的，还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白牙》等；中篇小说里，《如意》《立体交叉桥》《木变石戒指》《小墩子》《尘与汗》《站冰》等是比较耐读的吧。我的中篇小说里有“北海三部曲”《九龙壁》《五龙亭》《仙人承露盘》，是探索性心理的，其中《仙人承露盘》探索了女同心理；另外有“红楼三钗”系列《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短篇小说里则有“我与明星”系列《歌星和我》《画星和我》《笑星和我》《影星和我》，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底层市民、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像中篇小说《泼妇鸡丁》，短篇小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都是如此。我希望《文粹》中从自己“小说树”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我的写作是“种四棵树”。除了“小说树”，还有“散文随笔树”“《红楼梦》研究树”和“建筑评论树”。《文粹》的第17卷至21卷是“《红楼梦》研究树”的成果。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但是这次在收进《文粹》时又经过一番修订，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第22卷《从〈金瓶梅〉说开去》是新编的，其中收入了我研究《金瓶梅》的若干成果，可供参考。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献给命运的紫罗兰》《私人照相簿》。第24卷《命中相遇》收入的散文，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事件和人物。第25卷《心里难过》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广为流传，也获得不少点赞，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

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材质之美》合并在一起，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

建筑评论。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城市规划、对具体建筑的评论……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施工，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展示出我“建筑评论树”上果实满枝，蔚成大观。

购买这套《文粹》的人士，不仅可以阅读到我“四棵樹”上的文字，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以水彩画为主，也有别的品种。春风催花，夏阳暖果，不以秋叶飘落为悲，不以冬雪压枝为苦，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文粹》只是总结而非终结，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



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小墩子           | 001 |
| 5·19长镜头       | 051 |
| 公共汽车咏叹调       | 073 |
| 王府井万花筒        | 103 |
| 九龙壁           | 145 |
| 五龙亭           | 185 |
| 仙人承露盘         | 223 |
| 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 267 |



小墩子



姓闻的那家住在里院东屋。屋外有两株洋槐。两株洋槐的树干下面挨得挺近，往上长，就一个东倒，一个西歪。入夏成为两把碧绿的大伞，还挂满一串又一串奶白的洋槐花，香气飘进屋，也溢满全院。

那一年那一天，风过树动，枝上落下白蛾般的花瓣。闻家女主人从院外回来，推门进了屋，一眼瞧见五斗橱最上头一层靠西的抽屉不对劲儿，居然没来由地往里缩了那么一箍节，露出抽屉框没上漆的木头原色。闻家女主人到院外胡同口接了一个传呼电话，传唤的大妈在院里呼得很急，她没锁门，就一路小跑着去了。以往也有类似情况，回到家里从未感到过异常，这天却不能不疑惑起来。

她忙去拉开那退缩得反常的抽屉，那抽屉是专用来放零钱的，也就是放毛票和钢镚儿的。抽屉刚一露出来，她的一双眼睛便又不由得一抖。不对头，明显不对头！闻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就那么几样家具；闻家夫妇都是机关干部，每月就那么点工资；闻家五斗橱最上头那个放零钱的抽屉里的毛票和钢镚儿虽说最富于变化，但女主人对它们的把握却总是精确度很高——于是她飞快地做出了判断：抽屉里少了四毛钱，四张八成新的一角钱票子。

便回想起刚才从外头返回院里时，迎面遇到过小墩子。小墩子家就住在一进院门的地方，她往里院逛去本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她同自己擦肩而过时那脸色那眼神与往常大有不同，通红的脸蛋或许还可以解释为血气过旺，那忍不住往斜里酸的眼珠子，算是怎么回事儿？

闻家女主人那一年那一天站在五斗橱前足足思忖了一刻来钟。她做出了一

个决定。这个决定是相当冒险的。一年多以前院里曾有一家人同小墩子家发生了纠纷，明明是小墩子家理亏，她却全体出动，这个跳脚骂，那个叉腰嚷，又泼又凶，无人敢劝。占理的人家没争到理，后半夜还有砖头块砸碎了玻璃窗，惊醒后拉灯披衣开门追出去，哪里还有人影儿？天亮以后也不敢再找到小墩子家问，几个月后赶紧换房搬走。

但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闻家女主人心里头却把四角钱看作是一笔不算小的财产，并且把那样的失去那笔财产看作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她决意挽回，并且有信心弥补。

闻家女主人拿口钢精锅装些米，坐到洋槐树下的小竹椅上，仔仔细细地拣起米里的稗子和砂粒来。其实她手指头的仔细是半真半假，一双眼睛时不时瞟向公用自来水管，那才是真正用心所在。

那一年那一天北京的大杂院里已经盖起了许多的小厨房。说是小厨房，其实有的已不仅是厨房而分明是住房。这样，院子的空旷部分就越变越小，最后全成了些短径弯道。闻家女主人家门口亏得有两株洋槐树，算是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方形空地。但坐在小竹椅上，朝公用自来水管那里望去，却犹如从喇叭嘴这头，朝喇叭口那头窥视，视野十分的狭窄。

视野虽狭窄，她却有信心捕捉到小墩子的身影。因为她知道每到傍晚此刻，小墩子必会提着家里的铁桶去公用自来水管那儿接水。

果然！小墩子出现了。小墩子显然是想躲避来自她这个方向的视线，因此似乎在尽量紧缩自己的身体。但既称墩子，可见也难缩成麻秆，那拱出的臀部尤其具有贩卖性质。因此，刚一闪露，闻家女主人便轻快地走拢过去，借助自来水砸在铁桶底儿上的声响掩护，凑拢小墩子的耳边说——

“小墩子！来！大姐有几句话跟你说！”

她把水龙头拧上，桶并没有满。但小墩子竟弃桶于不顾，随着她到了她家屋里。

至今回忆起来，闻家女主人还参不透，小墩子怎么会一点儿没有耍赖，没有申辩，没有撒泼……她竟直挺挺站在闻家女主人面前，两只手指头钩在一起，双眼只盯着自己脚面。

小墩子大概 14 岁的样子，她头发浓密，发丝粗硬，黑而油腻，乱蓬蓬地堆在头上，到耳边才潦潦草草地编成了两条短辫；她脸庞圆乎乎胖嘟嘟的，皮肤黄黑，但鼓起的脸蛋上却有着两团艳艳的红晕；她没有洗干净自己的习惯，耳后和脖子黑糊糊的，一双粗大的手更是积垢成痂，她的脸颊靠近下巴的地方有明显的癣痕；她的眉毛挺浓，一双眼睛却细长无神，总像没睡醒似的；她的嘴唇厚而丰满，仿佛一磕一碰便会喷出血来……其时她穿着一条明显从姐姐乃至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蓝布长裤，显出肥大，但她穿的旧衬衣却分明是她自己的，多次缩水后已是十分勉强地箍在她丰硕的躯体上，令人惊诧或者厌恶地觉察到她胸部的早熟……

“小墩子！我去接传呼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进过我家？……”

“你是不是开过我家柜子上的抽屉？……”

也许是因为用了十分和缓的口气，面带着十分和善的表情，小墩子只是站着，垂着胳膊，叉着双手手指，紧抿着嘴唇，并没有反抗性的反应……

闻家女主人便越发柔声细气地说：“小墩子，头一回吧？这可不好，多丢人啊！可你还小，我看你心里头也在后悔，我不跟别人说，就是跟我那口子，也不说……小墩子，这种事情，可不能再有一回啊，人活在世上，可不能有那个不劳而获的心，人穷不能志短哪！钱，得靠自己老老实实地挣啊！……”

小墩子并不点头，但额头上、鬓角边沁出了一串串、一片片细小的汗珠，她眼睛不再光盯着脚面，偶尔也抬起来睨闻家女主人一眼。她的这种反应，已令闻家女主人十分地欣慰。

语气便变得更加蔼然了：“小墩子！你缺钱用，想买个什么，跟家里要不来，你尽管跟大姐说，大姐多了帮不起，三毛五毛的没问题，就是三块五块，实在你需要，也不是不能帮你想办法……”

小墩子的眼里滴出了眼泪，是猛然滴出来的，令闻家女主人吃了一惊。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并没有“泪落连珠子”，她滴出的眼泪绝不成行，能点出数来，大概左右眼加起来也不过是五六粒，那眼泪大而圆，一下子落到颧骨上，不再往下流，挂在那儿，不一会儿便干了。

闻家女主人更软了，说：“小墩子！我找你来，不是为了问你要回那四

毛钱，我是为了你好，提醒你，让你别就这么滑下去……”

小墩子突然弯下腰，用右手去掏，右脚便欠起脚跟，让右手手指好把藏在右脚那只布鞋里的钱抠出来，那四毛钱她已经折成了扁长的一条，黑糊糊的。小墩子把掏出的钱递给闻家女主人，用一反常态的蚊子样的声音说：“……我错了，我再也不了……”

闻家女主人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忍住恶心把那从鞋里掏出来的钱接了过去。

“……您别跟人说，我再也不了……”

闻家女主人便使劲点头，“我跟谁也不说，这事只当它没有……”

前院忽然传来小墩子她妈锐利的叫骂声：“小墩子！你死哪儿去了！水桶就他妈这么撂着，让人顺走都他妈别吃饭了！……”

小墩子便转身走了出去。

晚上，闻家男的回来了，刚进屋，闻家女主人便一五一十把发生过的事讲给了他听。

那个院子离胡同口不远。至今那个院子的外观内景变化不大。多少多少年前那个院子是一户阔人家的宅邸，但老早老早就成为杂院了。原来的大宅门砌死了，宅门的门洞也成了一间屋子，住进了人，在原来门洞边的墙上另开了一个院门，供人们出入。那间门洞屋，便是小墩子出生的地方。

当然不仅仅是小墩子出生的地方。她还有仨姐姐俩哥哥，都出生在那个门洞里。在那门洞里住得最久的，是她的奶奶。

胡同里的人们都把小墩子的奶奶叫作祖奶奶。实在她也够得上这条胡同里辈分最高的人。她生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那一年。

闻家夫妇新婚住了好一阵办公室，后来好不容易分到了这个院里的一间东房。他俩头一回来看房子时，刚走近院门，劈头便看见了祖奶奶，不禁面面相觑。

祖奶奶第一回呈现于他们面前，竟是那样坦然地、安详地赤裸着上身！当然那一年那一夏似乎格外地炎热，那一天尤甚，闻家夫妇沿路便看见了无数赤

膊的男人，不过他们陡然看见祖奶奶时还是觉得触目惊心。那一年祖奶奶已然年过七旬，她的脸皮已经皱缩，然而她的身体却还壮硕，皮肤虽已松弛，脂肪并未怎样地消退，她坐在院门一侧的大树底下，坐在一把旧藤椅上，摇着一把大蒲扇，两眼眯着，却依然有一对放光的眸子，并且听觉似乎也还灵敏。正当闻家夫妇接近院门时，小墩子和她的哥哥大铨儿追嚷着冲出了院门，这时祖奶奶就厉声叱责他们：“干什么哪？一惊一乍的！”

闻家夫妇搬进杂院以后，渐渐也就习惯了祖奶奶，习惯了她入夏以后的做派，习惯了她那“干什么惊惊乍乍”的用之万事而皆准的评论。是的，干什么惊惊乍乍？什么了不起的？值当吗？祖奶奶什么事没见着过？就拿她坐在这院门口的大树下过眼的情形说吧，有用破席卷着尸体抬出去的；有披头散发嚎着冲出去再没回来的；有用红绣幔轿子，吹吹打打迎进来的；有用装着锃亮的黄铜大转铃的洋车送到门口的；有五花大绑着拖出去的；有手铐子铐出去却又坐上吉普车的；有敲锣打鼓把红红的喜报送进院的；有让一群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推搡着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去游街的；有让亮得能照出人影的小轿车接出去又送回来的；有让大卡车来装走所有家当包括一摞子破花盆搬走再不回头的……祖奶奶的话一点儿没错，人应该眼皮儿杂点，耳朵眼儿大点，心眼儿豁点，实在是犯不上见着点什么听着点什么就惊惊乍乍的！

搬进那间东屋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就听见小墩子她爹在屋里打小墩子她妈，不知道是徒手还是用了什么家伙，反正打他家窗外一过能听见呼哧呼哧的拍击声，而小墩子她妈便尖声叫嚷着，那叫嚷声并不凄厉，倒有些桀骜，不过听不出叫嚷的内容，也听不见对打的声音。闻家女主人头一回听见便忍不住想去劝止，闻家男人便对她说：“那么些个邻居，常年住这儿的，谁都不出面，想必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劝也没用……再说，你看——”闻家女主人顺他示意的方向一看，小墩子若无其事地同院里的小姑娘们在一起跳猴皮筋，而祖奶奶更若无其事地坐在院门口的大树底下，嘴里像是含着一枚铁蚕豆，正摇着她那裂了缝的破蒲扇……便只好摇头、叹气，然后回自己家去做自己的事。

闻家的女主人在公共厕所里遇上小墩子她妈。小墩子妈是个大胖子，个头也不矮，说是胖，其实是壮实，祖奶奶也壮实，可祖奶奶是一对三寸金莲，所

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小墩子妈是一双解放脚，足以支撑她那硕壮的身体，走起路来平时不打晃，但那天进了厕所却有点一拐一拐。闻家女主人便问可是给打坏的，小墩子她妈便坦然地撩起衣衫给她看一道道的紫痕，说那才是打出来掐出来的，脚脖子却是她自己躲闪不慎，扭坏的。一块儿蹲着，最宜说些知心话，小墩子妈便告诉闻家女人，小墩子她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待她一向也好，只是她生下小墩子以后，子宫里长了瘤子，因为没钱动手术，那瘤子也就由它去塞满子宫，反正也不碍活着，照样能干家务事。可小墩子她爹不能得着那个乐子了，所以天天晚上喝闷酒。喝的是比二锅头还贱的白薯酒，劳改农场里蒸馏出来的，又托人整坛子地买，所以才合八毛钱一斤。那酒劲头儿忒足，老头子喝了就不踏实，不踏实就拽过她去又打又掐，她就由着他揉搓，可也存心吵吵嚷嚷，让他有个对头，其实那吵嚷里有一半的话倒是让他小心点儿别伤着自己……闻家女主人便吃惊，及至小墩子她妈问及她男人打没打过她，那表情，倒仿佛在考察她有没有品尝过一道精美菜肴似的，她便感到恶心，说没有，小墩子妈便扬起眉毛，反过来吃惊……

小墩子她爹是个瘦高个儿，夏天也总是光着膀子，他身上似乎没有脂肪，只有骨头棒、瘦肉和筋腱。他堪称壮实，却左右太不对称，他的右胸比左胸高，右胳膊也比左胳膊粗。后来明白，那是因为在胡同外大街上的一家粮店里专管压切面，至少有20年那店里压切面都用的是一种手动式压面机，而他就至少操作了那压面机20年，因为右膊右胸20年里连续吃劲多，因而他的身体便右粗左薄。小墩子她爹寡言罕语，总剃个光头，总刮不净一下巴的花白胡子楂儿，额上脸上有几道刀刻般的深皱纹，细琐的纹路却不多，一眼望去便可认定是一个地道的良民。

小墩子家原来三代合住一间大门洞屋，后来屋当中隔了堵墙，再后来往院里接盖出一间小屋子，大哥自打到地铁工地当工人以后便独立生活了，大姐也早已出阁，闻家夫妇搬进那个院里住时，小墩子家是父母住一间屋，祖奶奶和小墩子合住一间屋（小墩子的二姐、三姐都到农村插队去了），小墩子二哥大铤儿独自住那间搭出的小屋，那小屋也兼他家的饭厅，小厨房便在那小屋一侧。

祖奶奶记年有她独特的方式。她记得是鼓楼烟袋斜街当铺被抢的那一年，



小墩子她妈嫁到自己家来的；她记得小墩子生在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和杨树上的杨刺子特别多的那一年，那年到大暑的时候，胡同里槐树杨树的叶子差不多全给那两种虫子吃得成白丝网子了；她还记得大簪儿惹是生非折进局子里去是胡同里下水道受堵，满胡同汪着臭汤儿，足有半年多才有人来修整好的那年；她也还记得是有辆运西红柿的汽车撞进了胡同口小杂货店里的那年，闻家小两口打这院里搬走，说去住楼房的——那一回从那肇事的车上跌翻了许多筐西红柿，又大又红的西红柿一直滚进了胡同里头，有几个竟至于一直滚到了祖奶奶坐处，停止在她的一双小脚旁边……

院门旁的那株大树是一棵臭椿树，树龄怎么说也有好几十年了，树干粗得一个人张臂抱不拢，蹿得极高。到高出屋顶的地方便开始分杈，又再分杈，再再分杈，结果入夏后便成为一柄巨伞，给胡同那一截包括院子里的一部分铺下好大一片阴凉。祖奶奶喜欢那树，赞那树，说亏得它不是香椿，省去了人们开春以后爬上去摘、用带铁钩子的大竹竿从地上够它那嫩芽儿的罪孽；再说臭椿皮实，虫子难欺，胡同、院里槐树、杨树包括毛桃、核桃、海棠、葡萄全遭“吊死鬼”和杨刺子糟践得厉害的那一年，独他们院门口那棵臭椿一片叶子没损，仲夏开出一树米粒大的青花。不错，是有那么一股不能叫香只能叫臭的气味，可那气味水滋滋、鲜喷喷的，你又不能说是难闻，风过花落，一地半绿半黄的米粒大花穗儿，铺在那儿也挺顺眼……胡同里有人议论，说那臭椿是祖奶奶情人栽的，他没娶上祖奶奶，让住门洞的小墩子爷爷给娶上了，赌气，所以往那门口栽了棵臭椿而不是香椿。谁知那臭椿一年年地就长起来了，小墩子爷爷也没砍了它，而且小墩子爷爷去世后，祖奶奶就一年里有三季总在那臭椿树下坐着，在她那似乎恒久不变的生活和思绪里，那种树人究竟占着多大的分量，谁能知道？

祖奶奶记得，是臭椿树花儿开得最盛的那一年，小墩子她二姐三姐相继从插队的农村回了家。祖奶奶和三个孙女儿挤住一屋，倒只有欢喜没有厌烦。小墩子却不大乐意，不乐意的原因固然是住得挤了，但还有别的，谁也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觉得家里人也好院里人也好胡同里的人也好，本来就简直没把她